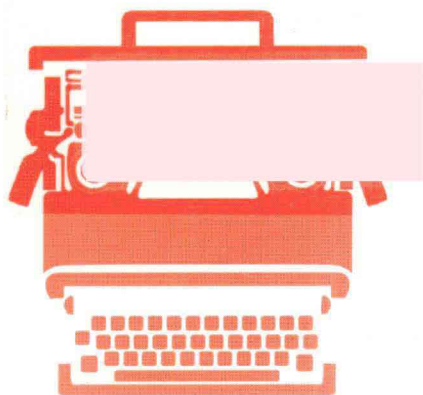


怕飞

Fear of Flying

Erica Jong 著 / 石雅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怕飞

Fear of Flying

Erica Jong 著 / 石雅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怕飞/(美)容(Jong, E.)著;石雅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书名原文: Fear of Flying

ISBN 978-7-5327-6061-9

I. ①怕… II. ①容… ②石…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101号

Erica Jong

FEAR OF FLYING

Copyright © 1973,2001 by Erica Mann Jo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怕飞
FEAR OF FLYING

Erica Jong 著
石雅芳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姝 邹滢
装帧设计 芒果插画

图字: 09-2009-425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061-9/I.3599

定价: 4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感谢无畏的编辑阿伦·阿舍与珍妮弗·约瑟菲编辑。
感谢全国艺术基金会，其资助给予我不小的帮助。感谢贝蒂·安妮·克拉克、阿妮塔·格罗斯、鲁思·沙利文、咪咪·贝林以及琳达·博金。要特别感谢家里的缪斯，从一开始就让我拥有了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房间。

呵！女人的爱哪！人皆知之

既美妙无比，又令人恐惧；

它把生命里的一切全都赌上，

如果赌输了，生命就一无所有

只剩下对过去的种种嘲弄，

她们的复仇如猛虎袭来，

狠命、迅猛、毁灭性的；可不论如何

复仇，承受折磨与痛苦的是她们自己。

她们理应复仇；男人经常待人不公，

总是让女人遭受委屈与痛苦；留给她们

唯一的信物——用她们的信任换来的背叛；

教养把痛苦深藏，她们的英雄使欲碎的心

失望，直到哪个有钱的富人用婚姻

收买了她们——接着是一番怎样的命运？

毫不感恩的丈夫——接着是背信弃义的情人——

于是就打扮自己、养育孩子、乞求上帝——就这样罢了。

有人找情人，有人爱上杯中物或祈祷，

有人专心于家务，有人挥霍无度，

有人私奔，有了不同的操心事儿

丧失了优越的贞操与地位，

没有变化可以改善她们的境况，

从无聊的宫殿到肮脏的小屋，

她们的状况并非老天爷的赐予，

有人成心捣鬼；后来写了一本小说。

——拜伦 （选自《唐璜》）

目 录

- 一 通往梦想大会之旅或通往无拉链速交之途

1

- 二 “所有的女人都崇拜法西斯”

19

- 三 咚咚, 咚咚

47

- 四 黑森林的附近

65

- 五 来自梦想大会的报道

91

- 六 喷发的激情或床下的男人

121

- 七 神经性咳嗽

137

- 八 来自维也纳树林的故事

157

- 九 潘多拉的盒子或我的两个母亲

193

- 一〇 弗洛伊德故居

211

一一 对存在主义的再思考

231

一二 疯子

243

一三 乐队指挥

279

一四 阿拉伯人与其他动物

301

一五 与我的恶棍英雄出游

325

一六 被引诱与被抛弃

345

一七 幻梦

369

一八 不是血色婚姻,就是没有婚姻

381

一九 一个十九世纪的结尾

399

《怕飞》,三十岁生日快乐

403

亨利·米勒评《怕飞》

415

Erica Jong式的爱恋

419

Erica Jong谈话录

425

译后记

429

一 通往梦想大会之旅或通往无拉链速交^①之途

重婚是因为多了一个丈夫。一夫一妻制也一样。

——无名氏（一女子）

在飞往维也纳的泛美航班上有一百一十七名心理分析师，我至少接受过其中六位的心里分析治疗，并嫁给了第七位。十三年前，我开始了心理分析的冒险，可是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我现在比以前更加恐惧飞行了。天晓得，这不是在恭维这些心理分析师的无能，就是在肯定我卓越的不可分析性。

飞机起飞时，我丈夫一把抓住我的手，似乎在给病人治病。

“上帝——冷得像冰。”他说。他多次在其他航班起飞时抓住我的手，到现在他应该清楚我的这些症状。我的手指（以及我的脚趾）冷如冰霜，我的胃腾空而起，跳到了我胸口，我鼻尖的温度骤降到我指尖的温度，我的乳头肃然挺立，向我胸罩的衬里致意（此时是向我的裙衫——因为我没有戴胸罩），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脏与飞机引擎同时在啸叫，试图再次证明，空气动力学定律并不是不靠谱的迷信，而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它们就是不靠谱的。别管那些糟糕的《乘客须知》，我恰巧相信，只有我自己的全神贯注（以及我母亲

的全神贯注——她总预计她的孩子会死于坠机)才能使这架飞机飘在空中。我祝贺自己的每一次顺利起飞,但并不太充满热情,因为一旦你过分自信,对飞行真正放宽了心时,飞机立刻就会坠落,这也成了我的部分信仰。时刻要警觉,那是我的座右铭。应该始终以一种谨慎而乐观的心态。但是,事实上,我的心态最好是用谨慎而悲观来描述。好了,我对自己说,我们似乎离开了地面,进入云层中,但是危险还没过去。事实上,这是最危险的一段云层。就在这节骨眼上,在牙买加湾上空,飞机倾斜转弯了,“禁止吸烟”的指示灯熄灭了。这里很可能成为令我们变成无数燃烧着的碎片呼啸坠落的地方。于是,我拼命集中注意力,协助飞行员(他名叫唐纳利,带着令人宽心的中西部地区口音)让这载着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鬼东西飞了起来。真是托了他那个平头和满嘴的中部口音之福。我虽然是纽约人,但是我对带着纽约口音的飞行员始终不信任。

安全带信号灯一熄灭,人们就开始在机舱里走动起来,我紧张地环顾四周,看看飞机上都坐了些谁。一位胸脯硕大的妈妈级心理分析师,名叫罗丝·施瓦姆-利普金,最近我向她咨询,我是否应该离开我当前的心理分析师(说实在的,现在谁不是心理分析师)。托马斯·弗罗默医生,一位治疗神经性厌食症的日耳曼专家,他是我丈夫的第一任心理分析师。小阿瑟·菲特医生,他心地善良,声音洪亮,是我的朋友皮娅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心理分析师。让人欲罢不能的矮小的雷蒙德·施里夫特医生,他正招呼一位金发空姐(名叫“南茜”),仿佛她是一辆出租车似的。(令人难忘的十四

① Zipless Fuck, 本书的关键词。自本书出版后,该词语进入了英语语汇,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

岁，一整年我都在施里夫特医生那儿治疗，我因在父母客厅的睡椅上手淫而悔恨莫及，想饿死自己以示忏悔。他坚持说，我梦到的马是我的父亲，只要我愿意“借[接]受自己是个吕[女]人的事实”，我的月经就会再来。)笑容可掬、谢顶的哈维·斯马克尔医生，当我第一个丈夫肯定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并扬言说他要在中心公园湖的水面上行走的时候，我找他咨询过。奢华、穿着讲究的埃内斯特·克隆普纳医生，人们信以为真的“出色理论家”，最新出版了一本对约翰·诺克斯的心理分析的书。黑须公斯坦顿·拉波波特-罗森，他最近搬到丹佛拓展事业，发明了一种名为“跨国团队滑雪疗法”的玩艺儿，在纽约心理分析圈子里声名远播。阿诺德·阿伦森医生正装模作样地与他的新婚妻子——歌手朱迪·罗斯——在一块磁板上下棋，在去年以前，她一直是他的病人。两人又同时偷偷地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在留意着他们——有一会儿，我与朱迪·罗斯四目相对。朱迪·罗斯因在五十年代录制了一系列嘲讽纽约知识圈生活的那种惺惺作态状的歌谣而声名大振。她用一种哭诉的、故意不入调的声音，唱着一个犹太女孩的人生故事。她在新学院^①听课，为了学散文而阅读《圣经》，在床上讨论马丁·布贝尔^②，爱上了她的心理分析师。现在她成了她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角色。

除了心理分析师、他们的妻子、随行人员以及寥寥无几的门外汉，还有几个心理分析师的孩子也一同乘坐了飞机。他们大多是些

① The New School, 建于1919年，坐落在纽约格林尼治村。该大学的课程设置以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为主。

② Martin Buber (1878—1965)，奥地利裔的犹太学者和哲学家，他的著作《我和你》(1923)以人神之间的直接对话为前提。

脸上闷闷不乐的少年，穿着喇叭裤，留着齐肩发，看自己父母的眼光中带着一些几乎不难感觉到的嘲讽和轻蔑。我回想起自己青少年时与父母一同出门的情景，总竭力想装出他们没有和我在一起：在卢浮宫时我试图甩掉他们，在乌菲兹美术馆^①竭力躲避他们！在巴黎咖啡馆里独自一人对着一杯可乐出神，装出那些坐在邻桌大声说话的人不是我的父母——尽管他们明显就是（你知道，虽然我父母当时就坐在三英尺外，我却佯装自己是背井离乡的“迷失的一代”）。在这里，我回到自己过去的岁月，或者进入了一场噩梦中，或者走进了一场糟糕的电影：《心理分析师与他的儿子》。一机舱的心理分析师和我的青少年时代围绕着我，搁置于大西洋之上的半空中，机上的一百一十七名心理分析师中许多人都听过我的漫长悲惨的故事，但没有人还记得。这是本次旅行将成为一场噩梦的理想开端。

我们的目的地是维也纳，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很久很久以前，多场战争以前，在一九三八年，当纳粹分子威吓弗洛伊德一家时，他逃离了他位于伯格街^②的大名鼎鼎的诊所。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被禁止提及他的名字，心理分析师（如果幸运的话）遭到驱逐、（如果运气不佳的话）被送入毒气室毒死。现在，维也纳隆重地欢迎心理分析师们回来。他们甚至将在弗洛伊德的旧诊所里开办一个弗洛伊德博物馆。维也纳市市长将出面迎接他们，并在维也纳仿哥特式的市议会厅设宴款待他们。这次旅行的诱人之处包括免费饭

①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过去属显赫一世的美第奇家族所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② 维也纳伯格街十九号，弗洛伊德生活、工作近半个世纪的地方，现已成为弗洛伊德博物馆。

菜、免费杜松子酒、游多瑙河、葡萄园之旅、唱歌、跳舞、嬉闹、学术论文与演讲以及一次免税欧洲游。最主要的是，将会有许多上等古老而美妙的奥地利式Gemütlichkeit^①。发明schmaltz^②（以及火葬场）的人们将让心理分析家们看到，维也纳是如何热烈欢迎他们回来的。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至少欢迎你们中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伦敦闪电战以及美国同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们。Willkommen^③！奥地利人太迷人了。

是否要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成了多年来一直争论的热点，许多心理分析师来得很是勉强。排犹主义是问题的部分原因，但是还存在着维也纳大学的激进学生示威游行的可能性。对新左翼^④成员来说，心理分析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他们并不喜欢它。他们说，它无助于“全世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一家新杂志社曾请我密切关注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一切有意义的事与活动，然后写一篇讽刺文章。我从在厨房附近的斯马克尔医生那里开始了我的研究，我走近他，一名空姐正给他端上一杯咖啡。他看着我，几乎丝毫没有认出我的表情。

“你对心理分析重返维也纳有什么感想？”我用自己最快乐的女性采访者的声音问道。斯马克尔医生似乎被我发问时的那种惊人的亲密口吻吓了一跳。他久久地看着我，寻思着。

① 德语，舒适与惬意。

② 德语，极端感伤音乐。

③ 德语，欢迎。

④ 在二十世纪中期各发达国家大学中，主要以积极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伦敦学派左派历史学家，就是世界知名理论代表。

“我正在为一家名为《偷窥》的新杂志写一篇文章。”我说道。我想他至少会对杂志的名称报以笑脸吧。

“那么，”斯马克尔冷冷地说，“你有什么感受呢？”说着，他蹒跚地朝他矮小的妻子走过去。他的妻子有着一头泛白的金发，穿着蓝色针织连衣裙，（蓝色的）右胸口有一只绿色的小鳄鱼。

我应该很清楚，心理分析师为什么总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还有为什么今晚会与其他夜晚有所不同——尽管我们坐在一架七四七飞机上，吃着非犹太人食用的食品。

“这种犹太人的学问”，如排犹主义者们所说的，把每个问题都颠倒过来，扔给提问者，去堵住他的屁眼。心理分析家似乎都是第一年就从神学院退学的《塔木德》^①编纂者。这让我想起了我外公喜欢的一段插科打诨：

问：“犹太人为什么总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答：“犹太人为什么不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归根结蒂，是因为大多数心理分析师缺乏想象力，叫我心灰意冷。不错，我的第一任心理分析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是德国人，当时正在维也纳宣读一篇自己的论文。但是他是一种罕见的人：机智、自嘲、谦逊。他根本不像那些死心眼的人，缺乏想象力的死心眼让聪明的心理分析师都听起来显得自命不凡。可是，我见过的其他心理分析师，他们缺乏想象力的程度叫人吃惊。你梦到的那匹马是你的父亲。你梦到的厨房里的烤炉是你的母亲。你梦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事实上，是你的心理分析师。这叫移情。

^① 注释、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

不是吗？

你梦到自己在滑雪斜坡上摔断了腿。事实上，你确实刚在滑雪斜坡摔断了腿，正躺在沙发上，绑着十磅重的石膏绷带，困在家里几个星期之久，但是这同时也给你机会重新欣赏自己的脚趾，重新理解截瘫者的公民权利。可是，梦中的断腿是你自己“废了的生殖器”。你一直想有一个男性生殖器，你现在感到内疚，你是故意摔断自己的腿，这样你就可以获得绑上石膏的快乐，不是吗？

不是！

那好，让我们把“废了的生殖器”这个话题搁置一旁。毕竟那已经是陈词滥调。忘了象征你母亲的那只烤炉以及你的心理分析师那些胡扯吧。除了气味以外，我们还留下些什么呢？我并不是在说进行心理分析的最初的那些岁月，当时你努力工作，发现自己一腔炽热，努力要成就些什么，而不是把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你的神经衰弱。我是在说你与你的丈夫两人接受心理分析的时期，只要你能记得，其程度达到了不论做什么样的决定，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决定，都必须由两个心理分析师在你头顶上方的云端举行一个想象的秘密会议，然后才能做出。你们觉得自己很像是《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勇士，而宙斯与赫拉在勇士们的头顶上方争吵。我说的是当你的婚姻变成了“ménage à quatre^①”的那段日子。你、他、你的心理分析师、他的心理分析师。四人躺在一张床上。这情景必定属少儿不宜的级别。

至少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保持这样的状态。每一个决定都得

① 法语，四角关系，即四个成员之间几个或全都有性关系。

听心理分析师的，或者得经过心理分析。我们应该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公寓吗？“最好先看一下心理过程。”（贝内特的委婉说法就是：躺回到沙发上去。）我们该生个宝宝吗？“最好先进行心理分析。”我们应该参加一个新网球俱乐部吗？“先分析一下心理。”我们该离婚吗？“最好先看看离婚的无意识意义。”

因为事实是我们已到了一场婚姻（五年了，作为新婚礼物的床单刚好也快破损了）的关键时刻，是该决定是否要去买新床单了。也许生个孩子吧，从此就忍受对方的疯狂——否则就抛弃婚姻的幽灵（将那些床单扔出去），重新开始与不同的异性乱交。

当然，心理分析使得决定变得更加复杂——心理分析的基本假定（别管那些相反的证据）是：你始终变得越来越好。副歌是这样唱的：

“哦——当我嫁给你——宝贝——的时候，我是在自我毁灭，但是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健康，哦——哦——哦。”

（言下之意是，你可以挑选一个更好、更甜、更俊、更聪明，并且也许在股市运气更好的人。）

对此，他也许会答复道：

“哦——当我爱你——宝贝——的时候，我憎恨所有的女人，但是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健康，哦——哦——哦。”

（言下之意是，他可以挑选一个更甜、更美、更聪明的人，厨艺更好，并且也许从她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大堆的面包。）

“贝内特，放聪明点吧，老伙计，”我会说（每当我猜他心中有这样的想法时），“你完全可以娶一个比我更崇拜生殖器的人，一个更有阉割焦虑的人，一个更自恋的人。”（做一个神经科医生的妻

子，第一个技能就是，知道如何精心挑选时机，把他们的行话扔回给他们。)

可是，我当时自己心里持有这样的想法，要是贝内特知道的话，他不会任我说出来。我们的婚姻似乎出了大问题。我们两个的生命像两条平行的铁轨。贝内特白天待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在他的医院里，待在他的心理医生那里，然后晚上他又回到办公室，通常待到九十点钟。我一周上两天课，其余的时间写作。我的教学工作较轻松，写作却很费神，等到贝内特回家的时候，我却准备出门放松一下自己。我拥有许多独处的机会，许多时候我都是独自面对我的打字机，独自面对着我的幻想。我似乎会到处遇到男人。世界似乎挤满了唾手可得的、有意思的男人，在我结婚以前，情况可从来不是这样的。

婚姻究竟是什么呢？即使你爱你的丈夫，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日子：与他做爱就像吃着维尔维塔奶酪一样，平淡无奇：充盈，匀称，但缺少味蕾的刺激，没有苦乐参半的锋利，没有什么危险。而你渴望熟过头的卡蒙贝尔奶酪，一种罕见的山羊奶酪：多汁，美味，如魔鬼般。

我并不反对婚姻。事实上，我信任婚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至少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必要的，不论发生什么，至少有一个让你对之忠心耿耿也对你忠心耿耿的朋友。但是其他的那些欲望怎么办呢？过了一段时间，婚姻满足不了那些渴望。那种蠢蠢欲动、那种饥渴、那种腹部抽搐、那种阴部一跳一跳、那种渴望被充盈的感觉，那种让人从每个洞眼进行性交的渴望。你渴望干香槟和湿吻，渴望六月夜晚棚屋里的牡丹花香，渴望《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码头尽头的